

# 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

[日]蜂屋邦夫著 张泽洪译

对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,历来无人进行研究,就连草创期主要的神格都尚不明晰。在我研究全真教的著作中<sup>①</sup>,对此问题并没有涉及,即使分析重阳和七真的著述,老实说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。因此,我推测他们的信仰是以排他性的一神格为中心。

1.王重阳 王重阳信仰的神祇,可以说还并不明晰。据《金莲》重阳传,重阳出家以前,已致力于《阴符经》和《道德经》的研究。重阳说:

五千言,二百字(三百字之误)。两般经秘隐,神仙好事。(全真 613)<sup>②</sup>

理透阴符三百字,搜通道德五千言。(全真 940)

文中皆列举两经。此外:

能下手,便晓这元元。为甚得通三一法,都缘彻悟五千言,立起本根源。(全真 383)

此亦提到其修行是根据《道德经》。重阳生活中的这种转机,出现在他四十八岁时。此重要的转机是全真教史上极其有名的事件,诸传记资料有详细记录:

正隆己卯季夏既望,于甘河镇醉中啖肉,有两衣毡者继至屠肆中。其二人形质一同,真人惊异,从至僻处,虔祷作礼。其二仙徐而言曰“此子可教矣”,遂授以口诀。

(教祖碑)

此后,又得“仙人”传授口诀,那是内丹道的韵文。内丹道至北宋张伯端已臻于完成。伯端是天台人,在四川遇道者得内丹口诀的传授,从而开始修炼内丹道,写了众所周知的《悟真篇》。《悟真篇》与《参同契》一样,成为以后内丹学的基本文献。其特色有以下几点<sup>③</sup>。(1)三教合一思想显著。(2)先“命”后“性”。所谓“命”即生命,锻炼精气为命功。所谓“性”即心,锻炼心神为“性功”。(3)尊崇《阴符经》和《道德经》。在张伯端以前,一般皆以《周易参同契》为丹经之“祖”,但伯端认为内丹渊源于黄老,相信两经各为黄帝、老子的撰述,因而尊崇《阴符经》和《道德经》。(4)摄取禅宗用语以为修性内容。以上四点中,(1)(3)(4)也是受到重阳重视的特色。重阳的特色是极其重视第(2)点中的“性”,第(4)点的重视程度则更为显著,进而有基于此根柢的老庄道家思想。但是,据对传记和著述的考察,重阳将自己定位在继承钟离权、吕纯阳道统的位置。他既修炼内丹道,又具有“仙人”的令人羡慕的风度。

重阳弃家而去,造活死人墓一座,在墓中从事奇特的修行。从活死人墓中写下赠宁伯功三十首诗,关于那些诗的思想基础,他说道:

胎生卵湿化生人,迷惑安知四假因。但恐性乖来路失,归时转入灰尘。(全真 173)

诗中认为,人的四生是由轮回转生化成形体的,构造其形体的材质是四。材质的本原是土块,土块与火水风相结合而生成身体,毕竟还要复归于土块。这种理论的来源,是以死葬大地复归于土的中国生活方式为基础,并拈取佛教的思想,又与以一口气的聚散来阐释人

生死的庄子流派的思想结合。同时参照重阳其他的诗可以看出：从活死人墓中赠宁伯功的诗，是讴歌墓中清静而全真的生活方式，意在教化俗世之人的迷蒙，既融摄三教思想，又讲身体的有限性和作为灵物“神性”的无限性。

重阳出活死人墓后修建茅庵居住，意欲教化民众却无甚成果，大定七年烧毁所住茅庵前往山东地方。重阳同年七月或闰七月至宁海遇马丹阳，叫他在宅地边建全真庵，并居住其中教化丹阳，百日间通过所谓分裂十化的教化说服丹阳入道。随后，大定八年二月末在昆嵛山开烟霞洞，除丹阳以外，还教导谭长真、丘长春、王玉阳、郝广宁等弟子。于八月移居文登，此后在文登、宁海、福山、登州、掖县组织三教七宝会等五会。《重阳全真集》中有题为“永学道人”的七首诗，我认为这是针对三教七宝会会员的诗作。其第三首诗曰：

果然慕道没牵缠，孤僻身躯独自眠。静里静生唯妙得，闲中闲至决投玄。恁时放肆知恬淡，度日清凉禀圣贤。休望神仙休说了，教公自坐白花莲。（全真 67）

诗中俗情荡然无存，完全置身于静闲之境界。重阳教导弟子复归自己的主体性，各人最终要靠自己的修炼，才能体悟大道，即使对一般的学道者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重阳在这七首诗中主要有以下教导：学道者不能执著于世俗的牵缠，内心的清净至为重要，不能拘泥于人为性的道术，要自觉自身先天的能力以修道。诗中没有使用内丹道的术语，字面的意思即使是当时的“学道人”也能理解。诗中不谈对教主或神格的归依信仰，专讲彻底各人的主体性而修炼，此点很能体现重阳说教的特色。

大定九年，重阳带丹阳等，包括在掖县接纳为弟子的刘长生，于十月抵达开封。在开封给予弟子最后的教导，此后于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仙逝。重阳修道生涯最为重要的，是所谓“本来真性”、“本来真面目”的根本精神。认为出家的要务是精神解脱，这比身体锻炼更为重要。重阳作为一个道士，思想中受禅的影响极深，他力图认识原初的实在，复归原初中的“本来真性”、“本来真面目”，旨在永远成仙。因此，他对原初以外的事物一概否定，尤其严厉戒绝与外形相关的东西。礼拜等刻意的宗教行为，也成为他批判否定的对象。重阳以“诫人礼拜”为题如是说：

堪叹这顽夫，空恁区区用力粗。五体相逢投地面，休愚，尚自劳劳礼假躯。（全真 338）

此外，对虚夸修炼的行为，他也予以否定：

虚夸修炼何曾，只向人前炫己能。（全真 65）

不将筋力谩胡施。（全真 587）

只夸强，又夸能，夸里还销铄。（全真 795）

认为虚夸修炼，会使心变得空虚。因为修行终究仅是手段，虚夸手段只能是本末颠倒。重阳说：“无为道者，先舍家而后舍身。病即教他病，死即教他死。至死一着，抱道而亡，任从天断。”<sup>④</sup>重阳的教诲中，还没有如此透彻生死的言论吧。

关于神格的论述，对“天”的概念，提到有“皇天”“天皇”“玉皇”“玉帝”“上帝”等。但是，这些作为信仰对象，只是象征性的论说。重阳的基本立场是“我命不由天”（全真 388）。还说“不由天，只由我”（全真 391）。“我命不由天”的思想并不是重阳的发明，而是道教早期历史上就有的语句，因而以这种观点来看，天自然不是信仰的对象。此外在《啄木儿》词中，“自诤自讳”、“自誓自誓”（全真 388）以下，频繁地强调“自”，也表现出这种“由

我”的思想。因此,重阳的诗词中无论有何种神或仙登场,与其认为那是信仰对象,还不如说是随当时的习惯而提到的神灵。诗词中与道教有关的神、仙,有太上、老君、老子、希夷、东君、北斗、南辰、三清、三茅、尹喜、王乔等,其中老子最受尊崇。诗词中出现的神或仙,数量并不是很多。在这些神仙中,还难以看出居绝对优势的信仰对象。

如果要寻求有强烈信仰色彩的内容,那就是天堂和阴府(地府)的思想,是对统辖鬼使、小鬼、判官的阎王所表现出的恐惧(全真 558,806,970),但这使人觉得仅是劝诱人们信道的方便,天堂也似乎是“本来真性”全面活动的象征。虽然重阳诗中说的是宗教,但似乎是对“本来真性”的绝对信赖,这与在自己外部寻求归依对象的信仰性质不同。所谓“本来真性”,是先天生命的自觉,只要坚信此点,就完全没必要在自身之外去寻求神格。

2. 马丹阳 马丹阳默守重阳的说教,其基本的思想、信仰内容与重阳相同。但他在信道以前,是具有深厚儒学教养的读书人,富于宽容精神,并且通晓老庄。他的这些知识基础,当然会对其入道后的说教产生影响。丹阳与重阳相遇之初,两人之间多有诗词酬答。其中丹阳的一首《心月照云溪》词曰:

一心离俗,二气调和宝。清净聚三光,四时花、五方运造。断除六欲,不使七情牵,持八戒,九关通,十载功须到。十年锻炼,九变金光草。八脉总和匀,有七圣、六丁助道。五行吐出,四假不中留,礼三清,成不二,一性投仙岛(教化 38)。

词中说到的“七圣”,是《黄庭外景经》讲的人身上部的七神,“六丁”原本是天神,此处是促使气运行的神灵。丹阳词中并未流露世俗的欲情,认为持戒一心炼体内之气,就会摒弃五行四假而至于仙界,他是运用当时的常识和道教的一般知识来填词,仅按照数字顺序来罗列知识,不过是道学肤浅的词作而已。但是,丹阳作为接受重阳“痛教”的道士,逐渐成为道器大成的人。重阳死后,他在刘蒋村祖庵修筑墓室,安放重阳的灵柩,服丧之后又继续光大祖庭,不断从事自己的修行,门下拥有许多弟子,在重阳传教未果的陕西,他的教化也取得了成果。正是在这样的修行和传教生活中,丹阳深感重阳重要之情与日俱增。丹阳感谢重阳的诗词不胜枚举,其中《山侗一愿抱师恩》至《十愿》,共有《十报恩》词,还有作为其序的《论恩》诗,就是其代表。诗曰:

天地日月父母恩,不能使我脱沉沦。弟兄姐妹暂相识,妻妾儿孙愈不亲。幸遇风仙传秘诀,致令马钰得良因。断情割爱调龙虎,绝虑忘机产凤麟。玉内生金丹结实,水中养火气安神。师恩深重终难报,誓死环墙炼至真。(金玉 523)

认为重阳之恩大于天地日月。大定十七年下元,丹阳走出祖庭环墙,去西北地方传道。丹阳给《再遇》诗中“师父重阳悯化妙行真人、师叔玉蟾普明澄寂真人”作注,诗曰:

才过扶风回首促,特访歧阳夸瞽目。再遇本师得大丹,教立东西南与北。(金玉

46)

可知他行至扶风一带时,雀目(夜盲症)恶化,抵达歧阳时,病状严重恶化。此时,丹阳祈求重阳,似乎得以康复。丹阳的《满庭芳》词有《赞重阳真人显异》,词中说重阳“歧阳镇,顶冠下界,为我再传功”(金玉 835),就表现出这种心情。在丹阳心目中,重阳已近乎“神”。大定十七年的布教旅行,仅约一个半月就返回祖庭。翌年八月,丹阳再次出发去西北地方传道,从五十六岁至五十七岁的约一年半时间,足迹遍及华亭、陇州等地。可是,十月来到华亭时,丹阳又患重病。丹阳用道士“四假违和”的方法,“炼身中金玉”(金玉 658)来解除,

同时还祈求重阳加护。《赞重阳真人显异》词中说“华亭，城西现，救予疾苦，气布身中”（金玉 835），对丹阳来说，重阳已等同于最高神。对重阳的这种归依心境，一直到晚年的诗词中还不不断有表现。《满庭芳》词《赴登州黄箬大醮》曰：

人来，求追荐，千言万语，苦苦相邀。便加持斋戒，遥拜云寮。祷告重阳师父，救亡灵，得上青霄。鸾鹤引，孤魂滞魄，相从总逍遥。（金玉 861）

词中透露出此醮祈求的对象就是重阳。大定二十二年，由于京兆府的命令，丹阳从陕西祖庭回到山东。进入莱州以后，致力于五会的重建。不明写作时日的《赠五会道众》说：

心平等，寿延长，修完七宝聚三光。悟全真，万事忘。 玉花绽，金莲芳，馨香滋味满斋肠。行功成，现玉皇。（金玉 613）

词中融入五会名称，以行功结束词作，但词中提到玉皇，更接近一般信徒的信仰。垂暮晚年的丹阳：

祖师钟离传吕，吕公得，传授王公。王公了，秘传马钰，真行助真功。（金玉 832）

词中频繁地明示道统。关于此道统，大概在祖庭回想的《卜算子》词说到成为入道契机的梦：

吕公大悟黄粱梦，舍弃华轩。返本还源，出自钟离作大仙。 山洞猛悟细磁梦，割断攀缘。炼汞烹铅，出自风仙性月圆。（渐悟 6）

词中以钟吕传道作对比，来叙述王马的关系，从而将道统追溯至钟吕，对重阳神格的这种看法，至晚年愈益强烈。“我命不由天”的思想，丹阳也紧紧继承。他说：

寻思性命不由天，转运阴阳全在我。（金玉 490）

性命不由天地管，一声珍重别山洞，羽轮飙驾赴蓬宫。（金玉 713）

性命不由天地，自心知，永占长春。（神光 39）

性命岂由天地，遮灵明，返本還元。（神光 81）

正因为如此，丹阳才将重阳之恩看得比天地日月还重，悟道就是自己自身的精神锻炼，此外并不依存任何东西，因此要达到的是这样的境界：

学道来，常坦荡。除性命二字，别无妄想。占清闲，自在逍遥，好豁畅豁畅。（金玉 657）

丹阳还咏诵这种境界说：

术法我不会，打座我不爱。终日乐逍遥，终日占自在。观天行大道，自然得交泰。

本师传口诀，无为功最大。（金玉 483）

大定二十三年朧月既望，丹阳写《委形赞》为逝世作准备，赞曰：

……大哉登真，委形而寿。……大哉登真，路入青深。……大哉登真，超受真语，上登玉宸。天路何长，天人飞翔。……群魔钦仰，六丁惊惶。……山有时崩，海有时田。天长地久，永为列仙。（金玉 522）

这首赞咏诵的是，自己成仙永远同化于天地。既然师父重阳已作为神而居住天界，自己理应去天上实现神仙之道。丹阳诗词中所见的神格、人格，基本与重阳相同，而且，较多出现当时众所周知的神或人。诗词中提到的有三官、风伯、雨师、织女、牵牛、女娲、麻姑、六丁、徐神翁、寒山、拾得等。

3. 谭长真 谭长真信道的契机是疾病。他“尝因醉卧途中遇雪，感风痹之疾”（《像

传)长真传)。因此,“惟暗诵《北斗经》以求济,忽梦大席横空,公飞升欲居之,见北斗星君冠服而坐。公叩首作礼,间恍然而觉。自兹奉道之必笃矣”(长春碑)。可知谭长真人道以前已经信仰北斗星君。大定七年仲秋,重阳在全真庵致力于教化丹阳时,长真径直去重阳处,当年冬天出家为重阳弟子(年谱)。重阳死后,长真与丹阳等为重阳服丧,此后栖止于洛水南部的朝元宫(《金莲》·《续编》长真传),接着向东北方向云游。从长真的行动,几乎难以窥见其信仰。要从《水云集》收录的不足二百五十首诗词中,选取与信仰有关的内容并非易事,以下试作一些探讨。

守一真持认内贤,精勤苦行炼心端。玄元有路非容易,方寸无尘也不难。十二时中常觉察,三千功里莫欺瞒。前程如觅无来去,深作无人无我观。(水云 25)

诗中述说修养的心得,所谓“玄元”指老子。但与其说是指老子这个人物,不如说是指《道德经》的教诲。诗中所说非容易也不难,是长真人道时重阳的教诲,当然也是长真对门人的训戒,要求他们忠实恪守重阳的教诲,包括诗中言及的《道德经》。

心生清爽少,语默气神和,清净消诸孽,无为界众魔。(水云 67)

诗中说抛弃“心”“语”做到“清净无为”,就可以调和“气神”而解消“诸孽众魔”。这里所谓的心、语,也不过是沾染俗情的东西。诗中的“气神”,自然是指元气元神。这类写给门人、道众的诗、说教,作为训戒一言以蔽之,就是要求彻底斩断俗情,持之以恒地养气。当然,诗中也有转述重阳有关酒色财气等教诲的内容,可见长真墨守重阳的教诲。

再略举长真的述怀之诗,首先:

自慕贫闲探妙机,便知身入白云飞。逍遥物外超尘网,脱洒怀中解垢衣。恐损阴功搜己过,虑伤道德怯人非。他时九转丹砂就,同约三仙从我归。(水云 13)

“自慕贫闲”这类词句,在长真的诗词中常常出现。而“贫闲”在重阳《全真集》627中只有一例,重阳的诗词中无此语,这是长真用语的特色。“逍遥物外”也是长真的常套句,这是重阳以来的传统。诗中的“三仙”,应指丹阳、长生、长春。“从我归”意为与我一道归,自然是返归仙境。

天机深远少人知,一粒刀圭午上持。雾卷古潭秋静夜,云收碧嶂月明时。蛟龙捉得囚离鼎,猛虎擒来锁坎池。炼就仙丹超造化,去奔蓬岛礼真师。(水云 18)

此是咏诵养气之诗作。“一粒刀圭”说出入的气和津液。气的运行与时刻密切相关,“午”与“子”都是重要的时点。炼气“一粒刀圭”修持至“午”,就说是紧扣行气时刻的锻炼。“云卷”以下三四句,描写的是进入清净境地时体内气的运行。“超造化”是指超过常人身体的极限。诗中的“真师”当然指重阳。虽然不能说此已是重阳信仰,但可谓是与重阳信仰相近的心情。

不会搜空向外寻,蛟龙猛虎倒颠擒。朝昏懒慢修香火,十二时中只礼心。(水云 46)

诗中咏诵的是只有在自己内心才能修养。“修香火”也只是形式上的行动。所谓“礼心”,就是使精神集中,长真若在“十二时中只礼心”,他对神、仙的信仰也就无从谈起了。重阳认为人的根本形态是“本来真面目”,是“元初一点”,而长真也继承重阳“本来一点”(水云 166)、“元初一点”(水云 169)的说法。总之,可以说长真思想心情的所有感受,都在重阳思想的范围之内。

4. 刘长生 刘长生似乎年轻时就对道教有兴趣,重阳一行经过莱州时,他归依成为重阳的弟子。重阳死后又随丹阳修行,此后,根据金朝的政策回归故乡武官。他有词曰:

曾看北邙冢墓,古往多少富贵。限到恁生趣去,顿悟玄元道祖。子孙醮缘重遇,敬信全仗高真度。(仙乐 129)

北邙指洛阳的北邙山,此词当然是基于洛阳时代的经验而咏诵。词中视老子为主要的神格。泰和元年(1201),长生游广陵(益都府广陵镇),著提示百二项罪富的《天道罪福论》(年谱)。这可谓是长生晚年思想成熟的著述。该文最后提到三元(三官),因为当时三元有着广泛信仰,长生文中提到三元,旨在安慰民众的信仰情绪。在长生提到的罪福中,作为罪的处罚,有饑汤、死苦、永沉、阴路、投胎等有关冥间受苦的内容。长生讲说天堂,劝诱人们信道,以地狱相威胁,鼓励人们行善。

长生为好几部道经作注,这是他与其他七真不同之处。他在《黄帝阴符经注》中说:“自黄帝之悟道,有此《阴符经》。”周时金轮王悟释,有此《金刚经》,此说将《阴符经》与《金刚经》相提并论,以《金刚经》指代佛教。关于经文中的“三才既安”,他注释说:

归依三圣(儒、佛、道),教明三乘(上中下),玄悟三皇(天皇、地皇、人皇),上运三光(日月星),倒推三车(羊车、鹿车、牛车),耕透三田(三丹田),周天三火(君火、臣火、民火),炉结三丹(上中下),神现三阳,升上三天,真而不朽,生而不灭,尽于物道也。真与道,同体则安也。

注释以三教融和思想,来讨论内丹方面的问题。整个附注的内容,详述天和人相对应,认为使天的秩序与人的身体一致,就能够得真。所谓天,就是阴阳变化产生四时,气的充盈而造化生成万物。既无所有,也无告知,无情就是自然。所谓道,就是天地万物之外的虚无本体。万物生成的过程要摄取天之秀气,人也要摄取天地秀气和万物精华,因此天——万物——人相关联,气要相通。但在长生看来,人在俗世中生活,因而为欲望牵缠,丧失天所赋予的根元之气而死亡,堕落幽界而反复轮回。在长生思想的这种构造中,没有成为信仰对象的神格,这还是应该看到的。在《黄庭内景玉经注》的注中也出现三元、三官。从整体上来看,经典多言及当时极其普及的三官,使人对他的著述乐于接受。

在通俗的立场方面,对八仙的言及值得注意。他的许多注都提到八仙,此外经文“琼室之中八素集”(二十一-1)中有“三山宫室,八仙会集,过海乘风,各有妙术”,经文“可用隐地回八术”(二十五-3)中有“八仙会上,各有艺术”,有关八仙渡海传说的形成,此算是早期的资料。关于八仙渡海,陕西人重阳没有提到,丹阳也未论及。此外,在《黄庭内景经注》中,长生提到了作为最高神灵的玉皇,玉皇也称为天皇、玉帝,作为道教中的最高神格,当时已经成为普遍信仰的神格,同样说明他对言及玉皇的道经有兴趣,这与言及八仙一样,使人感到长生通俗性的特点。在《仙乐集》和其他诗词中,出现的历史人物只有许逊、庞蕴、潘岳、李白、范蠡、陶渊明、石崇等人,大致在重阳和丹阳言及的范围内。诗词中频繁提到道教的老子,这是理所当然的,但较少谈起钟离权和吕洞宾。如此看来,与重阳和丹阳的道统意识比较,长生的意识略有不同。

5. 丘长春 丘长春在重阳的弟子中,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。但本稿主题所限,不能过多讨论。大定二十八年二月,世宗召见长春。《金莲》长春传说:“逮四月朔,以中旨住持全真堂,仍御书篆额。”《磻溪集》202载:“越二日己巳,奉圣旨塑纯阳、重阳、丹阳三师

像,彩绘供具,靡不精备。”可知他在官庵全真堂立三师塑像。重阳、丹阳和纯阳并列的神格,自然得到王室的承认。晚年,长春应成吉思汗的邀请,不远万里前往西域。当时,长春说成吉思汗的言论,记载于《玄风庆会录》,其中论道说:

夫道生天育地,日月星辰,鬼神人物,皆从道生。人止知天大,不知道之大也。余生平弃亲出家,唯学此耳。

此外,论天人关系说:

中国承平日久,上天屡降经教,劝人为善。大河之北,四川、江左,悉有之。东汉时,干吉受《太平经》一百五十卷,皆修真治国之方,中国道人诵之行之,可获福成道。又桓帝永寿元年正月七日,太上降临蜀邛,授天师张道陵《南斗·北斗经》及二十四阶法策,诸经籍千余卷。晋王纂遇太上道君法驾乘空,赐经数十卷。元魏时,天师寇谦之居嵩山,于太上等处受道经六十余卷。皆治心修道,祈福禳灾,扫除魑魅,拯疾疫之术。其余经教,不可尽言,降经之意。欲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。

关于道的论述,原本是来自《老子》的思想,与重阳、丹阳和其他重阳的弟子比较,长春受《老子》的影响显著。在天人关系方面,也多言及太上老君、道君,这也是长春尊崇老子的表现之一。

长春散文体的说教《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》,也可看见其道的思想。长春提倡的是“大抵修真慕道,须凭积行累功”的“苦志”,说明长春与那些试图靠信仰某种神格而得到救度的人,其精神还是大相径庭的。关于道的论述,“道包天地,其大难量”,这是重阳以下诸真的基本思想。长春则阐发说:“小善小功,卒难见效。所以道,刹那悟道,须凭长劫炼磨,顿悟一心,必假圆修万行。今世之悟道,宿世之有功也”,此论为不断修行的必要性提出了根据。

6. 王玉阳 王玉阳具有古代道士的气质,其行为诡奇脱俗,在重阳弟子中颇具特色。根据《年谱》的记载,玉阳七岁时得遇东华帝君,《云光集》中《沁园春》词的《自序》,亦述此事说:“予自七岁,遇东华帝君于空中警唤,不令昏昧。至大定戊子,复遇重阳师父,因作此词,用记其实云。”词曰:

元禀仙胎,隐七岁玄光混太阳。感东华真迹,飘空垂顾,悟人间世梦,复遇重阳。

密叩玄关,潜施高论,皓月清风炼一阳。神丹结,继璇玑运转,羽化清阳。欣欣舞拜纯阳。又虚妙天师同正阳。命海蟾引进,旌阳元妙,古任安尹喜,关令丹阳。大道横施,驱云天下,绝荡冤魔显玉阳。诸仙会,讲无生天理,空外真阳。(云光 524)

东华帝君是重阳、丹阳诗词中咏诵的神格,七岁孩童就能接受东华帝君教示,是因为帝君(王玄甫)相传是山东人,其信仰在宁海一带广为普及。玉阳确定圣水铁查山云光洞为栖隐之所,其修道生涯基本在那里度过。因此,涉及云光洞的诗词较多。从中可考察有关神格的内容,其中一首《题云光洞》诗曰:

昔日云光炼大丹,丹成顷刻变童颜。上祈浩劫天元主,下拔轮回生死关。(云光 310)

诗中的“天元”是至高无上的,意指天界、仙界,作为其“主”的“天元主”,即指天神。此没有明确记载其神格,但极可能是指元始天尊。重阳、丹阳诗词中无“天元”或“天元主”,但玉阳却频繁使用,如“重逢浩劫天元主,了了轮回十万里”(云光 102);“无为清净内修完,始

遇天元道不难”(云光 514);“天元会,万神庆悦,齐唱满庭芳”(云光 543);“皆作天元真法眷”(云光 567)。此外,与教化活动有关的诗曰:

玉京仙眷我心交,福注兴隆祸不招。地狱变成传道会,火坑化作度仙桥。闲听法鼓喧灵岳,便整云舆泛紫霄。元始垂光弘救济,混元三界恣逍遥。(云光 33)

诗中的“元始”,很明显是元始天尊。与“元始”并称的“混元”应指老子。另一首诗曰:

五色祥云里,三天圣众詮。神明侧耳听,劝化谨修仙。(云光 437)

此“三天”是玉阳常用的词汇,是指三清天。重阳和丹阳诗文中没有三天的用例,玉阳用此词是传统道士意识的表现。与三清有关的《本观三清暖帐化缘》诗曰:

兴修须假众因缘,故向人间立福田。更愿回光搜密妙,方知内外普周全。(云光 279)

玉阳在所辖道观的三清神像周围,制作暖帐以求功德喜舍。所谓“内外普周全”,一般是指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“周全”,而诗中是说道观设备之类外在的物 and 道心这种内在精神的“周全”。玉阳较多言及当时一般的道教神格,“玉皇”就是一般道教神格的代表,自然玉阳也提到玉皇:

大丹光满自通天,守假盈躯待圣宣。外济十方三界苦,内朝无上大罗仙。(云光 235)

此诗中的“圣宣”,有“三界之上,玉帝宣也”的夹注。关于老子,有诗曰:

玄元传大道,灵宝结芝田。水火符升降,乾坤合倒颠。澄神观性月,随步舞胎仙。千日真功就,光明射九天。(云光 417)

“玄元”指老子。“水火”、“乾坤”的“符”与“合”,指两者都是符合之意。“水火乾坤(心肾之气)”正好“升降颠倒”。此外还有诗曰:

顿抛俗海慕仙风,扫荡尘缘万法空。道遇先天清净主,如如不动自威雄。(云光 195)

“先天清净主”是否指特定的神格还是问题,因《清静经(清静经)》是被冠以“太上老君说”的经典,玉阳屡屡言及玄元(老子),这里大概也是指老子。

总而言之,玉阳的诗词中出现了元始天尊、玄元(老子)、上帝(玉帝)、天公、三神、大罗仙等神格。可谓是沿袭了道教的古老传统。玉阳将这些神格视为何种程度的信仰对象,还是不清楚的,不过比起其他弟子,他的信仰程度或许要强一些。

7. 郝广宁 郝广宁家族世为高官,他出身于宁海的官宦家庭,自身也对《周易》有兴趣,是通晓阴阳律历卜筮术的读书人。广宁际遇重阳而成为其弟子,生涯中与《易》有不解之缘。仅从他潜心于易学可以看出,广宁的精神世界是远离神格信仰的,亦无信仰某种神格来寻求教度的行为。从大定十五年二月开始,广宁在沃州石桥下趺坐修行,逐渐成道。当时,广宁写《悟南柯》词示众曰:

地肺重阳子,昆崙太古仙。二人结约未生前。托居凡世,飞下大罗天。共闻玄元教,行藏度有缘。奈何不悟似流泉。别后相逢,再约一千年。(《金莲》广宁传)

词中广宁颇有自信,他将自己与重阳并举,在度有缘上是共同的。广宁活动的特色在于易学的研究,《太古集》大半内容与易学有关。在《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》中,首先概括易的构造和机能,认为《周易》揭示的天地自然世界,最终都是与作为教化的人有关的。接着根据



乾卦和坤卦,来阐述《易》的广大与活动的永续性、无限性,并以《老子》的卑下思想为根据,结合内丹气的运动来综合分析。但是,他认为天地的活动与人相关才有成就,最终与人的活动,具体说与道士的修行有关。这个结论可谓是道士的观点。《太古集》最后有《金丹诗》,全诗充满隐语。若斩断俗情与缘去修行,就能生出向道之心,但“修行休强做逍遥,莫向空房守寂寥”,这种任意的做法只是徒劳,“出家秉意望求仙,必在真师口诀传”,这种真师的指导才是必要的。而且,先要抛开常识上的身体和行迹,摒弃情虑,使自己同化于天地自然的活动中,要适应造化就务必保守“神气”。若能处于此种状况下,“南柯昔日黄粱梦,说与昆崙太古仙”、“须知烹饪成新法,传得钟离道不难”,则能传授钟离权、吕纯阳之道。这也是“本来面目”、“我命不由天”等重阳直传的表现。

广宁的说教总的并未脱离重阳的思想,但他潜心易学,诗文充斥典故,多有重阳、丹阳均未使用的语词,与重阳其他弟子有显著不同。广宁与玉阳相反,从对神格的言及或信仰来看,是重阳弟子中最为淡薄的人。

8. 孙不二 孙不二在七真中,是生平和思想最不清楚的人。作为信仰对象的神格,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大定九年四月,宁海周伯通舍宅为金莲堂,从文登出发迎接重阳等人,重阳携丹阳等落脚金莲堂。翌月五日,不二赴金莲堂请求重阳开度。因此重阳让她在道前焚烧誓状,赐道名为不二,道号为清净散人(《后集》仙姑传)。所谓在道前焚烧誓状的“道”,应是道德天尊(太上老君)的神像。此后太上老君传给仙姑《丹道秘书》。与不二之名有关的作品,有《坤道功夫次第》,其第一首《收心》曰:

吾身未有日,一气已先存。似玉磨逾润,如金炼岂昏。扫空生灭海,固守总持门。

半黍虚灵处,融融火候温。

“吾身未有日”意为诞生以前,此时已有“一气”存在,因此这气是先天之气。之所以从此点引申,是因为不二(正确地说,是此诗作者假托的不二)诗作的立脚点,还是人身是承此气而生,复归此气就可成仙的传统思想。此诗将自己与先天之气相连,说摒除种种的想念是修养的第一阶段。可以说这种精神,仍是重阳、丹阳以下诸真以自助自修为主的方法。不二传承的经典、资料,有《玉清胎元内养真经》、《玉清无上内景真经》及《丹道秘书》所收录的《大道守一宝章》、《守一诗》。《玉清胎元内养真经》是玉清宝神元台真君所传的经典,内容是元始上帝告语太上老君。《玉清无上内景真经》是大罗真天元天大圣后紫光天母传下的经典。就前经的授受来说,是紫光天母与太上老君共奉元始上帝的圣训。《大道守一宝章》、《守一诗》又名《玄珠心镜》,是玉皇的侍女流放下界,成为某人之妻,后准许她返归天界时赠送丈夫的诗文。这些资料与不二的关系不明确,但至少可以说有某些关系,她归依重阳时在“道前”焚烧誓状,如果综合考虑这些因素,不二似乎信仰太上老君。

### 小 结

本文主要通过王重阳及所谓的七真考察了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。但对与他们有关的全部资料分析的结果,得出的结论是信仰对象并不明晰。这一结论一定程度反映出道教七真的实况。重阳的诗词中出现复数的神、仙,但并未见排他性的占压倒优势的信仰对象。要特别指出的是,尊崇老子,还有天堂阴府(地府)的思想,还有对统辖着鬼使、小鬼、判官的阎王的恐惧,这些给我们以劝诱人们信道方便之感,天堂好似“本来真性”充分

表露的象征。只要恪信“本来真性”，就全然没必要在自身之外去寻求神格。马丹阳以下的七真墨守重阳的说教，基本立场与重阳相同。对重阳和七真来说，认识自身内在的“本来面目”，比依存于神格更为重要。不过，若说对神格的亲近感，太上老君即老子是他们最崇奉的神祇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：丹阳以下的七真，大致可以说有重阳信仰的色彩。重阳、丹阳和长真以下诸弟子的说教，基本上是相同的，但也存在些微差异。长真以下诸真并不强调古代道教的咒术，但我们不容忽视的是：他们的说教以天界仙界和冥鬼地狱、轮回转生、阴鬼魔物等的存在为前提，仍然带有浓厚的古代道教传统的色彩，认为前近代（宋代）道教有非合理性的因素。重阳自然也曾言及这些问题，但重阳说教的重点在生死之当事人的性质，着眼点在于将其绝对性融合进道之根柢之中。长真以下诸真，传统心情似乎稍为强烈一些。此外重阳认为：修行这事说到底，本来是不需要师父的，但长真以下诸真都阐述师父教导的必要性，甚至还言及一般民众浅显易懂的各种神格。从整体上来看他们的说教，还是反映出宗教教团已形成的状况。虽然他们缺乏重阳和丹阳那种宗教家创教的紧张感，但可以认为他们的说教更接近普通民众的心情。

#### 文献一览：

藏：《道藏》，明正统本影印，1923年—1926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。

缩：《正统道藏》缩副本（全六十册），1977年1月，艺文印书馆。《目录索引》一册，1977年3月。

文：《道藏》（全三十六册）1988年3月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。《道藏索引》1996年10月，上海书店。

外：《藏外道书》（全三十六册），1992年8月（卷一—卷二）1994年12月（卷二一—卷三六），巴蜀书社。

辑：《道藏辑要》成都二仙庵藏光绪丙午年重刊版印行，巴蜀书社。

录：《道藏精华录》（上下册），丁福保编纂，1989年9月据民国无锡丁氏排印本影印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。

精：《道藏精华》，1956年6月—1962年9月，自由出版社。

金：《道家金石略》陈垣编纂，1988年6月，文物出版社。

全真：《重阳全真集》王重阳撰，藏793—5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一。

分梨：《重阳分梨十化集》王重阳撰，藏196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二。

教化：《重阳教化集》王重阳撰，藏795—6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二。

渐悟：《渐悟集》马丹阳撰，藏786，缩42，文25，辑胃七。

金玉：《洞玄金玉集》马丹阳述，藏789—90，缩42，文25，辑胃六。

神光：《丹阳神光灿》马丹阳撰，藏791，缩42，文25，辑胃七。

水云：《水云集》谭长真述，藏798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五。

仙乐：《仙乐集》刘长生造，藏785，缩42，文25，辑胃四。

《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》藏728，缩39，文23，辑胃四。

《黄帝阴符经注》刘长生注，藏57，缩4，文2。

《黄庭内景经注》刘长生解，藏189，缩11，文6。

磻溪：《磻溪集》丘长春撰，藏797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三。

《长春真人寄西州道友书》，《真仙直指语录》卷上，《列仙语录辑要》。

云光：《云光集》王玉阳撰，张792，缩42，文25，辑胃九。

太古：《太古集》郝广宁撰，藏798，缩43，文25，辑胃八。

- 《郝太古真人语》,《真仙直指语录》卷上,《列仙语录辑要》。  
《孙不二元君法语》孙不二著,外10,辑胃七,录七,精1·8。  
《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》孙不二传述,外10,辑胃七,录八,精1·6。  
《真仙直指语录》玄全子集,藏998,缩54,文32。  
《列仙语录辑要》,精3·8。  
《鸣鹤余音》彭致中集,藏744-5,缩40,文24,辑籍八。  
《孙不二女丹诗注(附录女子修真功法)》陈樱宁注解,1964年5月,真善美出版社。  
《玄风庆会录》移刺楚才编录,藏76,缩5,文3。 (责任编辑:章宏)

- ①《金代道教的研究——王重阳和马丹阳》,汲古书院,1992年3月。《金元时代的道教——七真研究》,汲古书院,1998年3月(此书的实际出版年代是2000年9月)。  
②全真613等数字,出处根据注释1列举我的两部拙著。文中引用书籍为简称,全称请参照本文后附  
的文献一览。  
③李养正《道教概说》,中华书局,1989年2月,第158-160页。  
④《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》,《真仙直指语录》卷上。

(上接第26页)

⑮事见《宋史·方技传》、《铁围山丛谈》等。

⑯《孝道吴许二真君传》,《正统道藏》第11册,第699页。该传又言“永淳三年,奉教再兴孝道,承代传香”。按:永淳为唐高宗年号,始于公元682年2月,次年12月中宗继位,改号弘道。此处言“永淳三年”,或系误记。但胡惠超居西山重修游帷观也在高宗武后年间,故“奉教再兴”当确有其事。

⑰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27,《正统道藏》第8册,第550页。

⑱《玉隆集·续真君传》,《修真十书》卷34,《正统道藏》第7册,第621页。

⑲以上引文见《玉隆集·续真君传》,《修真十书》卷34,《正统道藏》第7册,第621-623页。

⑳六七十年代,日本学者如吉冈义丰、秋月观瑛等在谈论净明道时,皆只将其视为晋代以来许逊信仰及其教团的一种发展,而未审其与道教诸派之关系。吉冈义丰虽在《初期的功过格》中提到《灵宝净院行建式》、《太上灵宝飞仙度人经法》等冠以“灵宝”的净明道经,但却未更深一步究及净明道与灵宝派之关系;秋月观瑛也曾在《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——净明道的基础研究》[第四章]中注意到《道教相承次第录》、《清微斋法》等道经将许逊列为道教第三十六代传人及灵宝派总师,但却认为“其根据颇值得怀疑”。1977年,窪德忠出版的《道教史》则根据元明净明道士使用符箓并修炼内丹,而提出“必须承认净明道同正一、全真两派及金丹道都有密切关系,不过对净明道影响最大的还得算金丹道”。但窪德忠的说法颇为含糊,实际上并未对这种“关系”进行深入探究。

㉑灵宝派自南朝陆修静后传承即不明朗,且一直不彰于世,直到北宋年间方才重兴于江西闾皂山。天师道一系则可能随东晋王室南渡而由北方迁至江西龙虎山,北宋时虽偶有天师被召入京设醮,但其影响并不如上清派[茅山宗]。参阅卿希泰主编《中国道教》第1卷,上海知识出版社,1994年1月。

㉒事见《唐叶真人传》。该传还载叶法善亦行上清法术,与司马炼师[承祺]有过交往。由此亦可证孝道与上清派关系深厚。

㉓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虽未明确记载叶藏质有孝道“家学”,但卷35(叶千韶)却明确记载了叶法善另一后裔叶千韶奉孝道之事。

㉔事见《宋史·方技传》、《铁围山丛谈》。